

历史发展的多级关系和历史直接动因的多样性

周 青 鹏

(华中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全面的多级的发展, 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这种多级关系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 人们在探究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之间的关系等类似的问题时常存在着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纷争。从实践唯物主义思维视角来看这种哲学纷争, 根本分歧在于对历史动力的不同理解。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 历史是“完整的人”的历史, 历史因而表现为全面的历史, 即不仅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史, 同时也表现为思想史, 人类历史发展固有的多级发展也表现为全面的多级发展, 而且是不同历史因素相互交织的多级发展。站在全部人类历史的高度看, 人类历史发展是由物质生产推动的, 而站在部分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或从有限的逻辑推演看, 人类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因具有多样性。因此, 现有的精神生产不仅直接作用于新一轮精神生产, 而且对人类新一轮的物质生产、社会交往以及阶级斗争具有直接决定性。

关键词: 历史; 多级关系; 直接动因; 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106(2011) 04-0081-05

A Survey on the Multistage Relations and Diversified Direct Ag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ZHOU Qing-pe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is that of a multistage development. Resulted from the failure to recognize such features, there have been many philosophical disput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mancipations as whether it is idealism or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lies in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gents in history development. In the vision of Marxism, history is a history of “the integrity person” with a comprehensive nature. Human history i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and it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multistage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one with interwoven different historical factor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ll human history, its development is undoubtedly promoted by the physical production, but from the partial human history development or from the limited logic, its development has diversified direct agent. Therefore, the present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not only has the direct decisiveness on that of the new round, but on the new round of physical production, th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class struggle.

Key words: history; multistage relations; direct agent; diversity

唯物史观说到底马克思运用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进行的一种哲学阐释。马克思从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

产出发, 通过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范畴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细致考证,

收稿日期: 2010-01-22

作者简介: 周青鹏, 男, 湖北武穴人,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 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科学地揭示出物质生产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推动作用。对于唯物史观中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这种“动力的动力”作用,我国学术界是深信不疑的。然而,一当论及精神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时,人们便容易陷入究竟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的哲学纷争之中。例如对我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究竟肇始于思想解放还是政治解放的争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核心解放即生产力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之间关系的争论等。由于没有注意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多级性质,或者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多级关系仅仅局限于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人们不免怀疑: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发端于思想解放吗?承认思想解放对于政治解放的先有关系会不会是一种唯心主义思维?马克思对“完整的人”的合理设定决定了其历史是一种全面的历史,历史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史,同时也表现为精神生产史和思想史。在唯物史观研究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说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揭示精神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就难以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逻辑自洽性质。而真正要结束这样的争论,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马克思的逻辑思路中去。

—

对于人类历史究竟是发展的还是循环的争论,一般都能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高度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因为接受了马克思发展的历史观念,所以在学术界才出现了许多对马克思历史分期思想、历史发展动力思想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向前追问一步,即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或者说人类历史发展的量态特点是什么,就会发现,许多历史研究对此的解释是语焉不详的。比较流行的观点倾向于从人类社会形态的高低有别、依次更替上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量态特征,这种观点的贡献在于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级关系,并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历史多级式发展的思维范式。仅从人类社会形态变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这种理解无疑是极有见地和极为合理的。然而,人类历史并不仅仅表现为人类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如果试图运用它来说明具有全面性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能十分清楚地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且这也不符合马克思唯

物史观的思维理路。

理解人类历史的多级发展性质必须在正确把握马克思历史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是人的历史,对历史概念的界定当然不能离开对人的界定。而人是什么呢?在马克思哲学中,人被赋予了两个最为基本的规定:其一,人是不断生成的动物,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生成的个人。就此而言,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是与自然界相统一的人,是与历史相统一的人。其二,人是完整的人。动物往往是片面的、畸形的,动物的片面性表现为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肉体的需要,动物的生产是直接的生产。与动物不同,人的需要是全面的、无限的需要,人的生产是以人的尺度(即可以为任何种的尺度)进行的生产,人的社会实践是可以任何具体形式进行的实践,人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关系是涵盖家庭关系、生产关系等多重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两个基本规定,决定了唯物史观历史概念的双重意蕴:人的历史不是既定的,也不是上帝已然安排好了的,而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发展表现为一而二、二而三的多级式发展;人的历史是一种全面的历史,人的历史或从人的实践活动史上体现出来,或从人的思想史上体现出来,抑或从国家关系史上体现出来。如果对历史的这双重意蕴进行一下必要的综合,那么,人类历史的全面的多级式发展的内涵就变得清晰起来。人类历史多级发展的全面多级性质从多个维度的多级发展上体现出来:从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上,这种多级发展表现为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不断演进的多级发展;从物质生产发展的角度,这种多级发展表现为从欠发达物质生产向发达物质生产以及超发达物质生产的多级发展;从精神生产的角度,这种多级发展表现为从畜群意识的生产向野蛮人意识的生产和向文明人意识生产的多级发展。同时,人类历史的多级发展不仅表现为全面的多级发展,而且表现为不同历史因素相互交织的多级发展。在原生的东西派生出第二级和第三级东西的同时,历史发展并不仅是已有历史因素的纯粹量变,它在自己不断的运动中常常裂变出其它历史元素,“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1]。这些因裂变而产生的历

史因素在主要历史因素形成力量中心的同时,也各自形成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从而形成“附带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是由“附带的”历史与物质生产活动史共同构成的历史。这样,随着人类历史全面的多级发展和不同历史因素相互交织的多级发展观念的形成,人类历史所具有的多维思维切面就凸现出来。从静态的思维切面看,历史的多级发展表现为生产实践活动史、人的发展史、精神发展史、交往发展史、阶级斗争史等的共存。从动态的思维切面看,历史的多级发展表现为人的物质生产、现实个人的精神生产、现实个人的交往、现实个人的阶级斗争等相互交织的多级发展。

指认人类历史发展是全面的多级发展是可以马克思著作中找到文本依据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所谓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就是由原生的东西派生出来的东西,是处在历史发展多级中的第二级、第三级的东西。那么,原生的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表述告诉我们,原生的东西即第一个历史活动内容很丰富,通常表现为人的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等人的实践活动形式。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能忽视原生的东西的丰富性,是因为原生的东西的丰富性才决定了第二级和第三级东西的多样性,从而使人类历史发展的多级性表现为一种全面的多级性。诚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类社会的不同形态进行了划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表述,并从生产关系角度对社会形态进行了划分,这些表述只能说明马克思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多级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而不能表明唯物史观就是仅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多级关系的,真正的人类历史发展是一种多线式的多级发展。现有对马克思历史分期思想、历史动力思想的探讨,由于没有看到人类历史发展是一种全面的或者多线条的多级发展,大多把基础建立在历史单线条发展运动之上,或以生产关系为线索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或仅以人的发展为线索把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时期、物的依赖时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期,或以生产工具的发展为线索把历史时代划分为石器时

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等。以此为基准来论说思想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并进而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难免会出现混沌不清的情形。

二

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通常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固有关系,这种对人类历史和历史发展动因之间关系的考察是确保考察结论科学性的基本保证;二是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选取适当的考察视角来考察历史发展动因是确保考察结论辩证性的有效保障。我们之所以常常在究竟是思想解放先于政治解放还是政治解放先于思想解放的问题上心存疑虑,除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类历史全面多级发展的性质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同时也忽略了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视角。

从固有性质看,人类历史表现为全面的历史;从发展关系看,人类历史发展表现为全面而又相互交织的多级关系,这就决定了人类历史发展动因的多样性。由于人不是直观的而是反观的动物,人的发展并不是主要通过人自身的发展而是通过人的社会存在表现出来。而人作为“完整的人”,其社会存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表现为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和现实个人的精神生产,也可以表现为现实个人的交往和现实个人的阶级斗争。人的这些不同的社会存在方式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并各自形成历史。因此,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现实个人的精神生产、现实个人的交往、现实个人的阶级斗争等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切入点,任何推动现实个人物质生产发展、现实个人精神生产发展、现实个人交往发展、现实个人阶级斗争发展的力量既是推动现实个人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时,这些不同动力之间的异质性、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不同历史发展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但是,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而言,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交往、阶级斗争等又具有不同的意义。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物质生产比起其它社会存在方式更具有根源作用。在物质生产孕育新一轮物质生产的同时,它又孕育着精神生产和人的其它社会存在方式。物质生产不仅表现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或“持续动力”,也表现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当然,并不能据此而否认社会交往、精神生产和阶级斗争等对物质生产的影响。因为无论是社会交往、还是精神生产或者是阶级斗争,都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既然是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不仅人的受动性,而且人的能动性必然表现在这些不同的社会存在方式之中。社会交往、精神生产、阶级斗争因而表现出对物质生产的能动反作用。

人类历史的固有性质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固有关系使得人类历史发展表现为由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交往以及阶级斗争合力推动的结果,而在这一合力作用中,物质生产充当着“动力的动力”的角色。但是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还存在一个主观考察视角的选择问题。如果选取人类全部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即纵跨人类史前时期到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横跨世界交往背景下的各民族历史共同构成的历史的视角,那么,人类历史发展是由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推动的;如果选取人类部分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则会经常看到精神动力直接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情形。说思想解放是政治解放的先导,就是立足于一个有限的逻辑推演的。在这个有限的逻辑推演中,思想解放是因,政治解放是果。如果把这个有限的逻辑推演向前伸延一步,那么,思想解放则是上一次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对于思想解放具有某种决定性。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精神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因。精神生产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这种直接推动作用也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交往、阶级斗争等社会存在方式之中。也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社会交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不仅有全部人类历史与部分人类历史之分,而且有物质生产史、精神生产史、社会交往史、阶级斗争史的视角之分。如果从精神生产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那么,现有的精神生产是新一轮精神生产的“胎胞”。在新一轮物质生产发挥其终极的和直接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现有的精神生产也发挥着对新一轮精神生产的直接决定作用,这样,现有的精神生产对于人类精神生产史的发展而言就是直接动因。

因此,人类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多样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交往力、阶级斗争力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它们又是互相关联、彼此统一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并最终决定着它们的发展,它们的发展也最终集中

地体现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上。如果离开一定的条件谈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其结论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三

之所以特别强调精神动力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直接决定性,完全取决于精神动力与物质动力之间在一致性之外所具有的对立性质。精神动力是指精神力量在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前进中的作用,它主要表现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的思维方式占上风的哲学理论中,精神动力往往被夸大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查尔斯哈尼尔把思想的力量视为宇宙万物发展的主要力量,把思想的吸引力法则视为创造的法则,“精神力的振动是最细微的,因此,也是现存事物中最有力量的。”^{[2](P21)}一些坚持精神动力论的人不仅主张世界是由精神创造的,而且强调思想是可以测量的,思想是有频率的。“当你在想象那是什么样子时,就是在发出一种持续性的频率”^{[2](P20)}。而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精神动力虽然具有某种直接决定性,但是,思想意识在根本上决定于物质。思想意识与物质生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孕育了人的意识,并且,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的意识也不断发展并日益形成独立的外观。人的思想意识的发展是物质生产决定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人的意识会反过来作用于物质生产。对于即将生成的新的物质生产,人的思想意识对其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决定性。

所谓直接决定性就是一个对象对于另一个对象所具有的直接因果制约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精神动力的直接决定性就是指精神动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物质生产等其它社会存在以及人类历史所具有的直接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精神动力的直接决定性内在地表现为精神动力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因果性质,外在地表现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直接影响和作用。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精神动力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外在直接决定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精神动力直接决定新一轮的精神生产。马克思所说的发展是对象的自我发展,在对象的自我发展过程中,新事物的产生是对旧事物“扬弃”的结果,旧事物是新事物得以产生的“胎胞”,旧事物对于新事物的产生具有一种直接决定性。

从这种关系看,现有的精神生产是新一轮精神生产的“胎胞”。但是,马克思视野中新旧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而二、二而三的传递关系,而是交互作用的关系。在历史的发展中,物质生产是胎胞和母体,精神是由物质生产孕育而成的,物质生产对于精神的产生具有直接决定性。但是,物质生产是不断发展的。对于下一个物质生产循环而言,已有的精神则成为胎胞的因素,物质生产本身是新事物,现有的精神与旧的物质生产一起直接决定着新一轮物质生产的产生。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发生在人自身的生产、精神生产、现实个人的交往等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动力只是历史发展胎胞中的要素,精神动力直接决定作用的发挥始终有赖于物质决定作用的发挥,因此,精神动力对于历史发展所生发的直接决定性并不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我们并不能走到精神决定论的立场上,把精神因素当成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二是,精神动力的直接决定性表现为精神动力对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交往以及阶级斗争等人类实践活动形式的直接作用。对于物质生产而言,精神动力的直接决定性表现为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直接影响上,并通过这种影响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使现实个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3](P424)}，“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3](P560)}。在人们的精神生产中,现成的精神生产方式是现实个人进行精神生产的现实条件,已有的精神成果构成现实个人得以进行精神生产的现实前提,并且,它们一起也构成新一轮物质生产的现实条件。“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4](199)},对其他一切的批判包含着对现实物质生产的批判,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历史发展中,并不能把物质生产与新一轮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新一轮生

产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断裂的关系,不同性质的精神生产不是起始于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中的,对已有精神的继承和批判是新一轮精神生产的前提。并且,通过对已有精神糟粕的批判来启动对现存一切的批判,从而为新一轮的物质生产提供必要的前提。在现实个人的阶级斗争实践中,思想意识为阶级斗争提供精神武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P207)}。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农民抛弃对小块土地的信念对于声援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5]。

由此可见,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全面的、多种历史因素相互交织的多级发展,人类历史的这种多级发展是在历史诸动力的合力作用下实现的。其中,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交往、阶级斗争,意识是作为结果出现的,但是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意识对于下一阶段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交往以及阶级斗争不是结果,而是前提,精神动力对于它们具有一种直接决定作用。与一般历史因素的直接决定作用相比,精神动力对于历史发展的直接决定作用更复杂,因为它牵涉的不仅是精神生产与历史的关系,同时还纠结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61.
- [2] 朗达·拜恩. 秘密[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8.
-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35.

(责任编辑:刘越)